

新 中 學 文 庫

易 卜 生 集

第 二 冊

易 卜 生 著
潘 家 洵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潘家洵譯
胡適校

世界
叢書

易

卜

生

集

第二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這一集裏頭包含着兩種劇本：少年黨和大匠。少年黨的出版在一八六九年，而大匠的出版在一八九二年，中間整整隔着二十三年的工夫。這兩種東西不但時代相差甚遠，並且他們的性質亦是完全不相同。讀者一定要把這兩點記着，然後看他們的時候才不至於發生疑問同誤會。現在讓我們把這兩種東西的性質來分別地說一說。

少年黨是易卜生的第一種白話社會劇，在社會棟樑、娜拉、羣鬼、國民之敵等劇之前，他

從前做的劇本，體裁都是韻文的，材料偏於歷史方面，帶着傳奇的色彩。後來他忽然大變主張，把爲藝術而藝術的態度完全拋棄，專用白話去切實詳明地描寫現代的人生同社會，他的技術亦祇是向着這個目的運用。當時一班批評家很不滿意他，都說他的藝術退化，然而他並不去理會他們，因爲他覺得他應該做的事情比專去滿足批評家的條件重要得幾倍呢。當時挪威政治界裏最占勢力的是一派自由黨，和易卜生同時的文學家并且又是他的兒女親家般生差不多就是他們的代表。易卜生的脾氣本是怪僻的，他是個悲

觀的評判者，并且生平極恨政黨同狹義的愛國主義。當時挪威國中這等情形他當然看不慣，因此就做了這個喜劇把那些少年新黨描寫了個淋漓盡致，說他們無非是一羣淺躁微幸，空言欺人的東西，他們的熱心祇在嘴上，他們的主義祇在話裏。劇中史坦恩斯郭的巧言妙辯使人不由得不想起般生的口才來，因此這劇本一出來，不但惹惱了國內的少年黨，并且激怒了般生。易卜生却老實不客氣地承認他確是要這樣罵他們。這個劇本的意思極顯豁，差不多同國民之敵一樣地容易明白。從他的結構方面說起來，是個十分巧

妙的喜劇。

大匠這個劇本屬於易卜生最後一期的著作，性質同前者簡直完全不同。這本劇我們粗一看似乎不能不說他是表象主義。然而細細分析起來才知道如果純粹地或是主要地把他當作一個表象主義的劇本是要走入迷途的。大匠可以說是建築師索爾奈斯的精神歷史，亦就可以說是易卜生自己的精神歷史，換句話說，就是作者自己心象的剖析。我們看他的時候一定要明白他是自傳性質，然而却又不可過於拘泥看成一種嚴格的自傳，因為有些地方固然是事實，有許多地方却

祇是憶想同幻象。譬如索爾奈斯到後來失敗在希爾達手裏，而易卜生却始終是幸運的驕兒。

索爾奈斯不是一個造教堂，造住宅的人，是個造劇本，造詩歌的人。他最初造的有高塔的教堂是指易卜生早年做的歷史劇，浪漫劇。後來造的人的住宅代表他的白話社會劇，意思是說社會劇切近人生，對於人類的用處大些。最後造的空中樓閣是指他的描寫精神生活的劇本——大匠就屬於這一類——我們讀着漸漸地覺得人氣少鬼氣多了。

索爾奈斯的私心，懷疑，膽怯，嫉妬，恐怖，怕打

着新旗號來敲門的後輩，怕常照顧着他的運氣，轉變——都是易卜生自己的『心史』，都是易卜生自己的『供狀』。易卜生是個

『無師自通』的人，他始終沒有受過職業方面的訓練，他祇是一味地憑着自己的天才，伏着長在的運氣——就是書裏所說的『山精』同『幫忙的人同伺候的人』一類的東西——成就了他自己的事實。第二幕裏有索爾奈斯同希爾達的一問一答說這層意思最明顯：

希 爲什麼你不像別人似的自己叫自己建築家？

索 因爲我從前沒有十分有系統地去

學他。大部分我知道的東西都是我
我自己找出來的。

因為他自己不是『正途』出身，所以怕可以
做他敵手的後輩。因為運氣常在他的一
邊，所以他心裏老是戰戰兢兢地怕運氣轉變。
但是他享受這個運氣亦花了很貴的代價。

世上的事情公平得很，享什麼權利就要出什
麼代價。易卜生享的機會特別地好，所以他
出的代價亦特別地貴，不過或者不大顯著，別
人不很容易覺得罷了。他出的代價是什麼，
就是借着索爾奈斯嘴裏說出來的種種心裏
的不安寧。惟其他是運氣的驕兒，所以更怕

他轉變。勃羅微克，凱雅這些人都是運氣的
棄兒。索爾奈斯壓倒了勃羅微克父子，所以
他口口聲聲怕報應的來。易卜生說過，『良
心是守舊的。』這個劇本裏就描寫着一個
有病的良心。建築師索爾奈斯有頭暈的毛
病，不能爬得像他造得那樣高，就是說作者的
舉動不能像他的思想那樣自由。

希爾達這個角色或者可以說是一個代表
少年的記號。少年是勇往直前不肯容情的，
把老年半強逼半引誘地弄到極高的地方，去
做極難的事情，然而老年的體力同精神都不
够了，所以終於一敗塗地。

易卜生心裏的希爾達的模型究竟是誰，這個推測各人不同，并且亦不能說是專指定一個人。不過有一個人至少可以說是他的主要模型。一八八九年易卜生在 *Oslo*

過夏的時候，無意中遇見一個名字叫巴達赫的維也納女子。他們兩個——一個六十一歲的老頭兒，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不知怎麼樣一來竟異常地親熱起來，感情十分融洽，彼此很談得到一塊兒，雖然不久他們就分了手，然而易卜生精神上所受的影響可以說是極大。這件事隨便一看似乎奇怪，似乎不可解。其實仔細一想，十分近情，十分自

然。易卜生一生的時間，心思，精力，都是用在深思凝想，埋頭工作裏頭。他雖然會分析，剖解情感，然而卻不會親身實地享受領略過這種細膩，神祕的滋味。所以有一機會便自然發生了這種結果。我們如果懂得這一點，當然就可以懂得這件事情怎麼樣影響易卜生晚年的精神生活，并且亦可以幫助了解易卜生寫這個劇本時候心象的背景。

至於索爾奈斯說的每逢他心裏盼望一樁事情發生，別人就會覺得這件事真正發生了——這並不是神祕的事情，因為這種現象不過是一種催眠作用，實際上可以做得到的。

總之，我再申說一遍，我們再想了解大匠的意義，切不可把他當作一個神祕的表象劇，要把他看作一篇作者心象方面的自傳，然而却又不可太拘泥了。

一九二二，六，一六，譯者。

易卜生集

少年黨

劇中人

勃拉次保爵爺（鐵廠主人・）

此處「爵爺」兩字並非世

襲爵位，是指挪威國王賜給有家私利有身分的人的一種榮銜而言。

勃拉次保（姓）伊呂克（名）（爵爺子，商人・）

人・）

陶拉（爵爺女・）

賽爾瑪（伊呂克妻・）

費爾博（鐵廠醫生・）

易卜生集 少年黨

史坦恩斯郭（律師・）

孟森（司通里地方的田主・）

孟森（姓）柏斯馨（名）（他的兒子・）

瑞娜（他的女兒・）

海爾（神學家，司通里的教書先生・）

凌代爾（鐵廠經理・）

冷特斯坦（姓）安兌爾（名）（鄉下財主・）

赫利（姓）丹尼爾（名・）

倫鐸爾門夫人（一個酒館主人的寡婦・）

阿斯拉克孫（印刷人・）

爵爺家女僕一・

男僕一・

倫鐸爾門夫人家女僕一。

市民，爵爺家賓客，以及其他的人。

（劇中事實發生在鐵廠附近，離着挪威南部一個商業城不遠的地方。）

第一幕

（五月十七，挪威獨立紀念日 爵爺家裏場上大家正開慶祝會。後面樂舞並作，樹間綴着五色燈火。中間靠後設着一座講壇，右邊是一個茶點休憩大帳篷的入口，前面放着一只桌子同許多長椅。前面靠左，又有一只桌子，用花裝飾着，周圍都放着躺椅。）

（一大羣人。冷特斯丹紐孔上綴着一個黨徽，站在講壇上。凌代爾站在桌子左邊，亦戴着黨徽。）

冷——所以，諸位同胞，我慶祝我們的自由

！既是我們的祖宗把自由傳給我們，我們應該替自己同我們的子孫把他保存着纔是！紀念節萬歲！五月十七日萬歲！

衆人 萬歲！萬歲！萬歲！

凌（正當冷特斯丹下壇的時候。）還有老

冷特斯丹萬歲！

幾個人聲 噓！噓！噓！

許多人聲（蓋過那些人的噓聲。）冷特斯

丹萬歲！老冷特斯丹萬歲！萬歲！

（大眾漸漸散去。孟森父子，史坦恩斯

郭，同阿斯拉克孫擠向前來。）

孟 你放心，到了用不着他的時候了！

阿 方才他說的是本地情形！哼哼！

孟 我記得他年年說來說去老是那幾句話

！這邊走。

史 不對，不對，孟森先生，不是那邊。我們把

令媛搬下了。

孟 哦，不妨事，瑞娜會找着我們的。

柏 她用不着找我們，有海爾陪着她呢！

孟 不錯，有海爾呢（很親熱地用肘推推史

坦恩斯郭。）但是你有我，還有別人，在這

裏陪你。走罷！我們離了他們在這裏

清清靜靜地可以暢談那——（說話時已

經在桌子左邊坐下。）

凌（走近來。）對不起，孟森先生，這桌子有

人定下了。

史 定下了？誰定的？

凌 爵爺他們定的。

史 哦，什麼爵爺不爵爺的！他們一個人

都沒有來。

凌 不錯，但是他們說不定什麼時候都許來

史 他們來了讓他們坐在別處就是。（坐

下。）

冷 （用手接着椅子。）不行，這桌子是定下的，沒有法子通融。

孟 （站起來。）走，史坦恩斯郭先生，那邊一樣地有好座位。（向右走去。）侍者！

唔，侍者亦沒有。這些地方那委員會都該照顧到纔是。哦，阿斯拉克孫，你進去跑一輛替我們弄四瓶香賓酒來。酒要頂好的，叫他們寫孟森的帳就是。（阿斯拉克孫走進篷去，其餘三人各自就坐。）

冷 （悄悄地走過來，向史坦恩斯郭說道。）

想來你不至於生氣——

孟 生氣！說那裏話！沒有的事！

冷 （仍向史坦恩斯郭。）這事不是我要這樣做，是委員會議決的——

孟 那還用說嗎。委員會發的命令我們一定要服從的。

冷 （態度如前。）你想，我們現在是在爵爺自己家裏場上。他好意今天晚上把他的花園場圃一齊開放，所以我們覺得——

史 我們在這裏很舒服，冷特斯丹先生——我們只消能過太平日子——我意思是指着大衆說。

〔冷〕（聲色不動。）既然如此，那就沒有事

了。（向後走去。）

〔阿〕（從帳篷裏出來。）侍者拿着酒就來

了。（坐下。）

〔孟〕留着一張桌子，委員會特別招呼着！

並且又是在我們的獨立紀念日！這就

是這裏一切事情的榜樣！

〔史〕但是你們這些人爲什麼由着他們去鬧

呢？

〔孟〕你要知道，這是遺傳的習慣。

〔阿〕史坦恩斯郭先生，你初來，不熟悉地方上

的情形，只消你略知道一點本地情形——

——

侍者（拿着香賓酒。）是你要的——？

〔阿〕不錯，是的，把瓶子開了。

侍者（斟酒。）寫你的帳，孟森先生？

〔孟〕都寫我的，放心就是。（侍者去。）孟森

同史坦恩斯郭碰酒杯。）史坦恩斯郭

先生，我們都歡迎你，我能够認識你，心裏

真是萬分地快活。我覺得有像你這樣一

個人到這裏來住着，實在是地方上的光榮。

你的大名我們在報紙上早就看熟了。你

生就一付好口才，同一片爲公家的熱心腸。

我知道你要帶着生氣同精神參加——唔

——參加——

阿 參加本地情形。

孟 哦，不錯，本地情形。我就爲他乾這杯酒。

——（大家喝酒。）——

史 我無論做什麼，一定要使他有生氣，有精神。

孟 好！聽聽！他答應下這句話，我們

再乾一杯。

史 且慢，我已經——

孟 哦，瞎說！我們再乾一杯——一杯約

酒！（大家举杯喝酒。底下他們說話

的時候，柏斯馨不停的隨時替大家斟酒。）

孟 現在既然談到了這件事情，我要告訴你，那作威弄權的並不是爵爺自己。不是他自己，藏在後頭出主意弄鬼的人是冷特
斯丹那老東西。

史 我聽見許多人都這樣說。我不明白怎麼像他那樣一個自由黨——

孟 冷特斯丹？你把冷特斯丹安兌爾當作一個自由黨？不錯，當初他年輕不會

爬上梯子的時候確亦算信奉過自由主義後來他就承襲了他的父親國會議員。怪事！這裏樣樣事情都是世襲！

史 這些弊端必定要剷除纔好。

阿 不錯，這些事真該死，史坦恩斯郭先生，你

簡直就把他們剷除一下子。

史 我並不是說我——

阿 是，是你！你正是那等人。你生就的蓮花妙舌，像古書上說的一樣。不但如此，你的筆下又快！你要知道，我辦的那份報可以聽你調遣。

孟 如果打算動手，非趕緊不可。初選投票在這三天裏就要舉行了。

挪威行的是間接選舉法，先由選

舉人選出一個「委員會」來，然後由那「委員會」再去選舉國會議員」此處孟森說的是選舉「委員會」的初選投票

史 如果你當了選，你私人的事業不受影響

嗎？

孟 不用說我的事業當然要吃虧。不過如果公家的利益一定要我犧牲的話，我亦只得把個人的利害丟開不管。

史 好，真好。並且你已經有了一個黨；這一點我看得很清楚。

孟 不是我自己誇口，大多數勇往進取的少年都——

阿 唔，唔！留神奸細！

（赫利丹尼爾從篷裏走來，近視着眼睛四面張探了一番，然後走近。）

赫 許我借一只空椅子用用嗎？我要坐

在那邊去。

孟 這些長椅都是釘住在這裏的，你看；但是你何妨就在這邊桌上坐呢？

赫 這邊？在這桌上？哦，很好，很好。

（坐下。）嚶呀，嚶呀！香賓酒，是不是！

孟 正是，你不喝一杯嗎？

赫 多謝你，我不喝。倫鐸爾門夫人的香賓

酒——也罷，喝半杯陪陪你們。誰有空杯

子？

孟 柏斯馨，你去拿一個。

柏 哦，阿斯拉克孫，你去拿一個酒杯來。

（阿斯拉克孫走進簾去。一停頓）

赫 諸位，不要讓我打斷你們的話頭。我決

不做這種事！多謝你，阿斯拉克孫。

（向史坦恩斯郭一鞠躬。）面生得很——

一位新到的客！這位莫非就是著名律

師史坦恩斯郭先生嗎？

孟 一些不錯。（介紹他們。）史坦恩斯郭

先生，赫利丹尼爾先生——

柏 資本家。

赫 你應該說從前的資本家。現在都沒有

了，都被我揮霍淨了。並不是說我是破產

的人——這一層千萬不要誤會。

孟 喝酒，喝酒，趁着有沫的時候。

赫 但是無賴的行爲，你要知道——欺騙，狡詐——我不多說了。我盼望那些情形只是暫時的。等我把那些官司同還有些別的小事情弄一弄清楚，我就要去對付我們那狐狸精老萊拿貴族了。我們預祝一杯！什麼，你不贊成？

史 我想先聽聽我們那狐狸精老萊拿貴族是誰。

赫 嘻嘻！你不必這樣跼蹐不安。你不要以為我說的是孟森先生。孟森先生決沒有貴族的嫌疑——不是他，是勃拉次保爵爺。

史 什麼！爵爺在銀錢款項上斷沒有什麼可以指摘的地方。

赫 你這樣想嗎？哼，我不多說了。（湊近些。）二十年前我是個大財主。我父親給我留下了一份大家私。你亦許聽見過我父親的名字？不曾聽見過嗎？

老赫利漢斯？大家叫他金漢斯。他是個船業主人；當年封鎖大陸的時候發的財；他家裏的窗格門柱都是鍍金的；他花得起這些錢——我不多說了；所以大家都叫他金漢斯。

阿 據說他家的烟囱帽兒亦是鍍金的？